【底层行走】

当野花开满山坡

□张刚

外婆在家乡那片山腰地里长眠。外爷离开人世几年后,她也跟着走了。这里曾经是她和外爷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耕种谷物,刨捡土豆。最终离开人世时,啥也没法带走。但长眠在此的这一小片四四方方的土地,又好像被他们带走了。

这处四四方方的墓地不再耕种了,很快就长满了野草、野花,有黄的、白的、紫的,迎风飘曳。坟地里还有翠绿的旱芦苇,它的叶子像竹叶,迎风挺立,坚硬而倔强,白色的韧性坚强的根系向地下无限延伸。万木凋零的时节,这些野草枯黄的枝干茎叶,在寒风中瑟缩着,刷刷作响。但有些枝茎不畏风霜坚硬如铁,疾风吹过,发出钢丝般的颤音,带着尖利的呼啸。空旷的高原上空,便充满了这种风劈刀吹似的啸声。

老家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土葬仪式。随着文明程度的提升,这些年各类红白事的礼节逐渐简化。一抔新坟,只不过比旧坟多烧几沓纸钱,坟头上的招魂幡会在风中飘摇几天。对于后代而言,仪式的简化省心不少。能够让老人"带走"这一小片土地,便可满足乡农对土地深情的眷恋。等坟头冒出野草的新芽,逝者便真正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了。

外婆从山南嫁到山北,此后再没出过远门。家在山脚下,但耕地散落在山腰山顶,有时还在另一座山坡上,最远的得在五六里路之外。这山路上空走一趟也不容易,来回劳作更加艰苦。外婆小时候脚缠到一半时,不允许缠足了,于是又放开了,减少了疼痛,但是也已被缠得略微变形。这半途放开的双脚,让她能够和正常人一样下地干活。

外婆嫁过来的村子,在山脚下的一处向前伸展的土台上,当地人称这种地形为"咀"。远远望去,只有三四户人家,那是一个静谧的小庄。院子四周是外爷栽种的各种果树,杏树、梨树、桑树、李子树、核桃树;还有高大的楸树、椿树、槐树,院子笼罩在一片繁盛的树丛之中。

外婆在夏天晒杏干,秋天收核桃。这株老杏树身材粗大,树冠延伸在围墙外面,过路人可以随便摘了吃。吃不完的就掉落一地,外婆捡了回来晒杏干。到秋天,她又把核桃晒干褪了皮,在大锅里小火慢烘。烘过后的核桃俗称"油核桃",核仁油润,脆而甜。大梨树是老品种的化心梨,冬天经过霜冻后,结成冰疙瘩,放在凉水中一浸,冰水化冻,治咳嗽咽炎有奇效。

外爷家的院子里养着几十箱土蜜蜂,当蜜蜂分窝时,一大窝乱哄哄缠成一团,聚合在院子前面的大槐树上。外爷身手敏捷,戴上护脸的纱巾,拿上专用的蜂斗,爬上树去,念着特定的口诀:"蜂王进斗,雷雨来了!"把群蜂一点点地诱进蜂斗。看着蜂王进了斗,被群蜂簇拥到了蜂斗最里头,这才从大槐树上一点点溜下来,把蜂重新安放在一个新窝。

外爷谋事相当长远,可能是小时候饿怕了。不知从什么地方倒腾来好多袋晒干的白薯片,整齐地摞在一间小仓房里。在柴园里又种了几棵高大的树,外爷不让砍,说万一跌了年成,关键时刻就要刮树皮吃。现在看来,老人有时想得太多了。小时候去外婆家,觉得外婆家里真像宝库,总有蜂蜜吃,还可以偷嚼白薯片,什么新奇的东西都有,日子过得好像很甜。

外婆有一双神奇而灵巧的手,烙得一手好馍,烘烤的类似小米面的发糕,蓬松暄软。同样的锅灶同样的柴火,外婆做出的馍切开后就像蜂窝,而母亲做出来的则硬得像石头瓦块,令人望而生畏。印象中小时候去外婆家时,她总是在厨房里忙碌着。擀面条的大案板支在窗户前,厨房的窗户打开着,有时她会抬起头看看院子里。院子里鸡呀狗呀,孩子呀,在乱叫,乱跑。

过去交通不便,陡峭的蜿蜒路几连地排车都无法使用,所有的耕种收获,全靠肩挑。外婆就在这里劳作了一辈子。不知什么时候,外婆也悄悄地老了,腰腿不灵便,"爬"不到山顶的地里了,晚年便被大舅接到县城居住。

住在城里,貌似很幸福,冬暖夏凉,不用烧炕,可外婆好几次说,在城里"住监狱"了。她住在没有电梯的六楼,腰腿疼,根本无法下楼,长年只能在阳台上晒一点儿太阳,心急了在阳台上向外面张望。县城的天空一年四季总是雾蒙蒙的,哪有乡下的阳光?更没有乡下新鲜的空气。她可不就在那里住监狱呗!有一次我回老家去看她,给她买了一点类似发糕的小米面馍。她说尝尝。尝了一块说,不如她自己做得好吃。这倒是真的,外婆不烙馍之后,她自己也吃不到那样好吃的了!

生命临终的前几天,外婆感觉到确实撑不下去了,让大舅紧急把她送回老家,几天后终老在家乡那片土地上。子女在外工作,就跟着子女去城里养老,但在生命最后时刻,要紧急赶回去,一定要把最后一口气咽在老宅。现在家乡不少老人,只能选择这种养老方式。在当地人们的观念中,一定要落叶归根,而且不能把一口气咽在外面,只有罪孽深重的人,才"死在外面"。哪怕这辈子再穷再苦,只要在老宅里咽下最后一口气,这就是完美的人生。自己带着无限幸福离开,后代也会无比欣慰地成为孝子贤孙。我们敬畏于这样的传统,才会在外地与故乡之间来回奔波。这个传统也是连结乡愁的脐带,当老人走了,这根脐带也就断了。

"面上三年土,春风草又生。"外婆走了已好几年,每当春天来时,那片小小的坟地里,野草又返青,家乡的地埂、空地上便都长出了野草野花。远远望去,隐隐雾霭,青青山坡。外婆是幸福的,大多数像外婆一样的,从未离开这片土地的苦命女人们,能够长眠在这些野花遍地的山坡上,是幸福的。

地埂上全是野蒿、蒲公英、野菊、狗蹄蹄(狼毒花)、打碗碗花,还有叫不上名的像鸢尾一样的紫花,掐去尾部,吸一口,像一滴葡萄酒化在舌尖,是沁人心脾的甜。

【创作谈】

"重新发现"的意义

□史建国

作家行走于文坛,会形成自己的"文坛形象"或"文坛面孔",这种"形象"或"面孔"有时源自作家本人有意识的追求或建构,有时则是批评家或文学史家们提炼概括的结果。

刘玉民先生最重要的文坛形象当然是小说家,或者说专擅长篇的小说家。因为他的长篇小说《骚动之秋》与陈忠实的《白鹿原》、王火的《战争和人》、刘斯奋的《白门柳》一起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地位。也因此,后来他的长篇小说创作总会受到评论界的热情关注,《羊角号》《过龙兵》等长篇出版后都有不错的反响。但其实,其创作所涉及的体裁是非常广泛的,除长篇小说外,他在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本等领域同样用力甚深,并且作品丰硕。

比如他写海上渔猎生活的中篇小说《海猎》就是如此。海洋题材的作品原本就相对较少,佳作更是难觅。中篇小说《海猎》刊登于《十月》1991年第4期,以鲁渔3037和3038出海捕捞对虾(海猎)的过程为线索,描写了"老福将"和"海狮子"两代头船船长之间观念、处世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与冲撞。小说的故事时间很短,就是两艘渔船出海捕猎的过程,但中间又穿插了对十年前"渤海湾大会战"的追忆、海狮子取代老福将成为两艘渔船领航人的经过,以及围绕老福将、海狮子、黑塔、小布鸽等人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等等,这就使得小说的叙事时间被有效地拉长,叙述的密度也大大增加,在保证了可读性的同时,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内涵。虽然只是写一次海猎的过程,却将时代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心变迁等内容都压缩了进去,主线与分线齐头并进,一个个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也被立了起来。

作品中的老福将和海狮子这前后两位头船长都是性格鲜明的人物。老福将是在那个千军万马"大战渤海湾"捕对虾为国家换外汇的年代,凭借自身丰富的渔猎经验脱颖而出的。他正直刚硬、坚持原则,在渔猎队伍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当渔业公司书记领着县里领导上船"感受风情"时,他用满满一大竹节杯白酒将他们拒之舱外,并因此得罪领导而被撤掉了头船长职务。对此,他的内心一直耿耿于怀,始终在与"篡夺"头船长之位的海狮子进行着隐隐对抗。所以面对海狮子的狼狈和困窘,老福将是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惬意"的。但是对渔民们生计的担忧很快便冲走了这丝"惬意",他开始变得心情沉重,对海狮子的焦虑也感同身受起来。而当在海狮子带领下,取得丰硕收获后,他对海狮子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既有酸溜溜的醋意,同时也有甜丝丝的欣赏。从充满对抗意味的冷眼旁观,到感同身受的忧心忡忡,再到不无保留的认可和欣赏,作者对老福将在海猎过程中,面对海狮子所发生的心理变化与冲突写得十分真实,人物形象也因此跃然纸上。

跟老福将靠正直果敢和自己的能耐血汗逐渐树立起威信,并坐稳头船长的地位不同,海狮子的上位显得有些上不了台面。他是依靠对渔业公司书记曲意逢迎,而取代老福将当上头船长的,这多少让人有些不齿。并且,小说中写他不顾渔政部门的禁令擅自悬挂"科研"渔旗提前违法开捕、海猎过程中指挥船员强行"闯海"挤占别人的捕捞区域等等,似乎都在强化海狮子奸狡诡谲的邪性,从而与老福将的正气凛然形成一种对比。但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并没有将其简单塑造成一个反面人物。作品中写小布鸽的笛声会让海狮子"变得猫儿似的温顺,久久地坐着或躺着,微眯的双眸里间或还会透出几团潮润";写海狮子一面怒斥黑塔和小布鸽擅自下海游泳,转眼却又扒光衣服一个鱼跃入海,跟他们一起畅游起来……所有这些都烘托出了海狮子身上所具有的一种亦正亦邪的摄人魅力。正邪两种品格在他身上冲撞,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也使得这一人物形象异常饱满鲜活。套用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对人物形象的分类,无论老福将还是海狮子,都属于圆形人物,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被多方位地、深入地呈现和揭示了出来。

而在散文方面,多年来刘玉民也勤奋耕耘、用力甚深。无论是可爱的幼女还是给家人带来无数欢乐的"第三个成员"小猫咪咪,也无论是自然景观、人文风物还是历史古迹、旅途随感,他都能信手写来涉笔成趣。百脉泉、梨花谷、灵岩寺,黄满寨的瀑布、武昌的黄鹤楼……或绘景,或叙事,都融入了作者的独特感悟。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往往能够超越个体经验的记录,在一个更为宏阔深远的视野中对书写对象展开深入的思考。比如他的《泉涌如诗》,不仅以优美的笔致写了泉水给济南人带来的"欣欣然飘飘然",同时也写了泉水停喷带给济南人的"愕愕然茫茫然"和"愤愤然凄凄然"。这种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生态文明的追求使得文中的思考抵达了相当深入的境地,余味隽永,耐咀嚼,具备了一篇优秀散文的品质。

总之,在长篇小说之外,刘玉民在其他体裁领域同样拿出了不少佳作。这些作品与《骚动之秋》等长篇小说一起,共同构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版图。其实不独刘玉民为然,可以说,在许多作家能够代表其文坛形象的主打作品之外,都可能存在一些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遮蔽的佳作,这些佳作依然有待读者和批评家们的重新品读与发现。而这无论对于增加读者的文学兴趣与体验,还是对于当代文学史实的进一步丰富与完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